

另一方面，当时不少达官显贵，是霍元甲的迷弟粉丝。资助霍元甲及弟子刘振声去上海挑战俄国大力士的，是同盟会会员农劲荪。霍元甲在上海成立中国精武体操学校（后改名为上海精武体育会），会长并不是霍元甲，而是农劲荪，霍元甲是教授技击术的主任教练，其背后，更有同盟会大佬陈其美、宋教仁的支持。

1927年，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，在国民党大佬李烈钧的支持下，著名武术家张之江组建了中央国术馆。该馆以“术德并重，文武兼修”为馆训，并且提出了“强种救国，御侮图存”的口号。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会同样强调文武兼备，并且提倡中国武术摒弃门户之见，以武术为体育强国的手段。中央国术馆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强力支持，发起人包括蔡元培、孔祥熙、于右任等，冯玉祥曾担任理事长。

1929年，南京中央国术馆创办了全国性武术专业刊物《国术周刊》。这本创刊于1936年5月的武术杂志，共出版169期，影响极大。通过“痛打外国大力士”等宣传文稿，民众也受到了民族主义教育。

《国术周刊》主编金警钟曾经在《国术周刊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。1918年9月，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到达北京，外号“震寰球”，在中央公园设擂比武，还在报纸上刊载了广告：“康君乃世界第一大力士，今来京特设擂台三天。凡能打一拳或踢一脚者，赏50卢比。能将他打倒一次者，奖金牌一枚。”我国义士韩慕侠闻言不满，到康泰尔居住的六国饭店将其打败，第二天又在中央公园将康泰尔吓跑。

这一故事，曾经引起极大反响，

现代拳击运动，自19世纪创建以来，全世界有纪录的因拳击比赛和训练死亡的拳手约有500多人。

而实际上，这完全是金警钟虚构的。这一情节我们如此熟悉，几乎可以视作霍元甲大败俄国大力士故事的蓝本。我们只要把俄国大力士以及身怀绝技的中国侠士的名字都换一换，就会衍生出大量其它令人荡气回肠的爱国英雄故事，什么七星螭螂拳传人范旭东、少林高僧释德根等等，莫不如此。

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香港功夫片强势袭来。第一代酷派偶像李小龙先在电影《精武门》中塑造了陈真的光辉形象。电影中令我们印象深刻的，就是陈真大喝一声踢碎日本人手书的“东亚病夫”牌匾，令无数人热血沸腾。之后香港众多的功夫电影，都有与外国拳师比武的情节，尤以近期的《叶问》四部曲最为典型，当然其中也不乏徐克《黄飞鸿》系列这样冷静的反思。

孙中山先生曾赞扬霍元甲“欲使国强，非人人习武不可”，亲笔写下了“尚武精神”四个大字，惠赠精武体育会，这和当时的国贫民弱的局面是分不开的，寄希望于用武术来强我国民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中国武术，以一敌百和花拳绣腿哪个是真相？

2017年4月27日，MMA出身的“格斗狂人”徐晓冬20秒KO雷公太极的雷雷，引起轩然大波。之后，

他又陆续和咏春丁浩、里合腿田野等传统武术习练者展开比武，也都轻松获胜，徐晓冬因此名声大噪。

一时间，徐晓冬是不是在“打假”，传统武术是不是骗人的花架子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。一派认为传统武术就是花架子、是套路，和经受过西方“MMA”训练的徐晓冬一过招就原形毕露。另一派则力挺传统武术，认为这些打着太极、咏春高手旗号的都是些江湖骗子，真正的高手徐晓冬根本没有碰到，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，如此而已。

传统武术在历史长河中长期就是实战的招数，只是在冷兵器时代终结之后，它们的实战作用已经被枪支弹药所取代。当代，传统武术更多的作用是强身健体，以套路表演的形式出现，对抗少了，实战中容易吃亏也可想而知。另一方面，传统武术也并非完全不经打。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散打，就是传统武术在当下新的形式。散打的前身称为散手，是具有独特中华民族风格的体育项目，它就是中国传统武术的一种表现形式。

中国散打不同于西洋拳击，也不同于跆拳道；更不同于使用腿击、肘撞、膝顶的泰拳和不能用踢打，只能用掉、拌、擒方法的柔道等项目；由于散打设擂比武，又不同于西方国家有缆绳的自由搏击，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。实践证明，散打有很强的实战性，说中国武术都是花架子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。■